



童昆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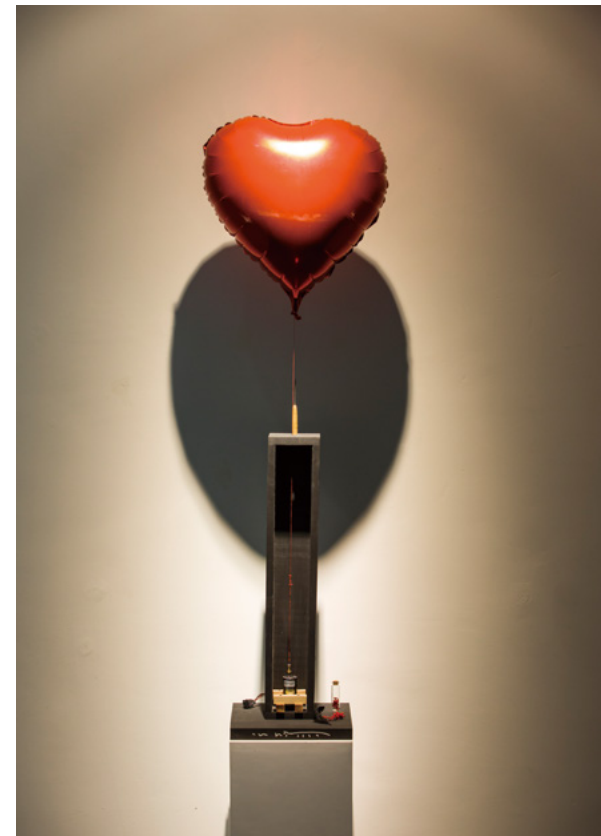
危险关系

文 / 朱凡 图片提供 / 站台中国

复杂繁琐之中，以运动写逻辑，在看似日常的物的组合之下，不仅只有热闹，而是营造了一场危险关系。



《撞ji》尺寸可变 装置 2013



《下降的心》尺寸可变 装置 2013

或许，很多人知道童昆鸟，都是从那一声鸡的尖叫而来。

从《撞ji》出发

在作品《撞ji》中，童昆鸟使用了一度很火爆的玩具——一只黄色的尖叫鸡，它最大的特征就是凌厉的叫声，被设置的机械运动重复着撞击鸡肚子的动作，尖叫声在空间中对观众形成了堪称是摧残式的干扰。这被童昆鸟自己形容为第一件比较完整的作品使得其在本科学阶段就收获了众多关注。

在2015年，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展上，在通道处，不断旋转敲击着手鼓的猪尾巴，成为一种“夹道欢迎”式的形制，尽管只有一侧，但其构建的关系，与另一组同样是一组由日常物构成的《射手座》再次成为展厅中一种强有力的干预。细看标签，童鸮被划掉，手写在一旁以代之的“童昆鸟”，让很多人记住了这个名字。在毕业展现场，童昆鸟停下来，调整作品的细节，旁若无人。

“伪装”懒散的自由方式

这种带有懒散的自由方式，在童昆鸟站台中国的个展中，体现得更为完整与明显。童昆鸟将不可读的乱码作为前言，书写在展厅入口背面的天花板上。这不仅仅是对于当下展览制度中前言式文本的质疑，更

是他面对展览空间的方式。墙角被复制且有序排列的便便，被童昆鸟视为空间之中的花边，而展厅空间中，被处理成黑色线条的墙线被最大限度的保留的手工的痕迹。面对对于空间的改造，童昆鸟视其为是帮助其适应性不强的作品融入画廊空间的改造手段。



《废话之中国当代艺术史》35×45×117cm 装置 2014



《做点离开猪屁股的事》尺寸可变 装置 2015

展厅与《射手座》所呈现的内部结构有着惊人的相似，这种相似并不作为一种重复性的，而多是单个或成组的作品关系，看似分散却有形成场域之中的叙事。经过被布置成十字的《撞ji》，在仪式感十足的类祭坛背后，隐藏着《下降的心》——一只被小转机牵引不断下降临近针尖的心形气球。而左右对称的向上的楼梯处展出的《做点离开猪屁股的事》，将仪式感推至一种紧张的高潮，不断旋转、击打的猪尾巴和鼓声一起，开启了欢迎的序曲。《射手座》与《射手座的情人》作为两租相似体量的作品，分居两个展厅空间，成为一种相对，与其他散落的作品一起，形成场之间的关联。而这种现场的平衡，是基于童昆鸟对于空间和作品临界的判断，作品结构中多个被组合小型结构的略多或略少，并没有明确的限制，在布展过程中并不是被精确规划地，而是停在某一时间节点之上的稳定。

运动作为基础

童昆鸟的作品大多都是在机械运动之中构建的，而这种机械运动并不是当下对于高科技技术引入艺术表达的讨论，而是最传统的工业式的传动关系。对动的设置，源自其对于动态的敏感与扑捉。在采访过程中，某个小的动作会吸引童昆鸟的关注，他视这种运动为身体的结构，并不是处处在动，而是关节式的运动，甚

生的声音不再是一成不变的稳定状态，被控制在15秒到2分钟之间的感应反应时间，使得观众必须靠近甚至是耐心等待，展厅之中的观众浓度是感应装置的另一个变量，这种在预设与现场同时干预的感应，使得作品与观者之间构建了新的对话关系。而这种从运动而来的声音并不是单一的情绪，在《射手座》与《射手座的情人》的相对之中，前者轻快，后者更为低沉，这与童昆鸟对于作品状态的描述有着内在的关联。作为射手座的童昆鸟，这两件作品无疑有着几分自喻和看待他者的视角，他并没有明确地回答是看待自己的两种角度抑或是看待自己与他人的亲密关系，但作品所形成的复杂结构被他视作一具躯体。“情人难道不是更复杂的吗？”

青春期式的躁动

在童昆鸟的作品中，似乎有着无法隐藏的青春期式的躁动。这种与欲望直接的相关性，渗透在空间之中。《四大才子》中的抽动关系，摇晃着的美女图片，马桶中甚至隐藏着的男性图像，都呈现了一种对于欲望的讨论。面对欲望，亦是面对人的不同反应与方式。而以自由的方式信奉基督教，这种对于神灵的敬畏与对仪式感的自我塑造在对场的营造中，形成了新的影响。从日常中来，并不仅仅是童昆鸟对于材料的



《射手座的情人》尺寸可变 装置 2015

某种选择策略，而更为实在地源自生活中某种触动他的瞬间。童年时，外婆讲来的神鬼故事深入在童昆鸟的记忆中。这种气氛化的叙事隐藏在当下的作品之中。案板上孤独而无力的猪尾巴，在童昆鸟的复制与并置序列下，不在悲伤，成为了逃离了既定轨迹的另一种发声方式，站在单纯悲伤的反面，反转了原本日常物带来的情绪设定。在某个工作结束的傍晚，童昆鸟骑着他的小摩托从画廊回到工作室，在地铁站旁看到卖气球的，“买一只挂在车把上，骑回去，挺浪漫的。”至于那牵着气球在风中被吹动旋转的而打结的线，是如何纠结缠绕地被移至展厅之中，不得而知。但这就是童昆鸟的处理方式。

Hi艺术=Hi 童昆鸟=童

Hi: 作品结构非常复杂，在最初生成是如何完成的？

童：我的作品不是独立的，通常都是同时在做，一片一片在完成，布展也都是同时完成。其实这次展览中如《射手座》里面的元素可能是两、三年前开始做了，其中一些小组的关系，如撞奶、下降的心、把收音机改造成风扇吹飞机的头。这些都是之前完成的，再运用到这个作品中。

Hi: 完成作品的过程是怎样的？

童：我是一个比较懒散的人，比如完成《射手座》，那一年时间分散得很大，是零零散散做出来的，会有之前作品的雏形。

Hi: 为什么会对机械运动感兴趣？

童：动的动作有时是很动人的，在路上，我看到动的情绪更有感觉，跟自己的身体，作品中又不是全动，而是同身体一样，有若干个关节在运动，像心跳一样，有点小欲望的心脏。

Hi: 刚刚也提到欲望，你似乎把很多的欲望放在直白的位置上，你怎么看待欲望在作品中的位置？

童：欲望是我特别愿意去面对的，甚至我现在还不明确欲望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好，是不是坏，如果有产生了，面对男的、女的，欲望不一样，感觉的情绪是不同的。马桶中有一张图片是男的。每个人都对自己有欲望，自慰、自恋、自拍、照镜子，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形象。

Hi:为什么会在观看的时候设置感应？

童：是指有人就开始运动吗？节约电、节水啊。



《射手座》尺寸可变 装置 2015



《射手座》（局部）尺寸可变 装置 2015

Hi: 每个作品更像是一个完整的身体结构，你个人的图像反复在作品中出现，甚至有种被强化的意味，这是否隐藏着你对自己身体的看待方式？

童：我觉得我的身体挺健康，挺自在的，很容易有一种懒散的状态，所以作品也会比较看上去很随意，作品中多一个或少一个小的零件，都可以，经过身体的一个反应认同，就这样了。

Hi: 这两件作品《射手座》和《射手座的情人》，作品名称就存在呼应关系，两者之间是什么关联？

童：这其实并不是作品的问题，是关于我自己的问题。作品在空间的摆放形成的关系，更多的是从自己出发，《射手座的情人》作品明显更为复杂，面积过大，节奏不是轻快，其实是讨论自己与外界的关系，以及艺术家创作与创作的作品之间的暧昧关系。